

关注

编者按:前不久,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全面完成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任务。这也意味着,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进入了“加速跑”阶段。目前各个国有文艺院团正在加快改制的速度,以积极的态度和方式进入市场。

陕西爱乐乐团:以“爱乐”之名宣言

本报记者 李 琰

五月芳菲齐斗妍,长安城内闻雅声。6月16日傍晚时分,在车流如织的陕西省西安市文艺北街165号大院门口,同在一个院子里的陕西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一如往常地接待着慕名而来的观众。在《仿唐乐舞》的八方游客,在大院门口陕西省乐团成员们正进行一个简短的挂牌仪式,已于5月完成工商登记的陕西省乐团正式更名为“陕西爱乐乐团有限公司”。仅仅几字之差,这个已有54年历史的西部交响乐团自此将脱离国有母体,以“陕西爱乐乐团”的崭新面貌踏上与世界接轨的职业化音乐之路。

转企改制更新名

陕西爱乐乐团的正式挂牌,标志着已经使用多达54年之久的“陕西省乐团”这一名称正式成为历史。为何要改用“爱乐乐团”这个名称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爱乐”这个名字很亲切,特别深受年轻人喜欢。”作曲家、陕西爱乐乐团团长崔炳元说。据称,“爱乐”一词来源于德国,意思是“一群热爱音乐的人”。早些年国内交响乐团多数为国有院团,一般都以所属省市的名称署名。现在,随着乐团纷纷改制,越来越多的乐团选择按国际命名惯例,

“在乐团前加上前缀‘爱乐’,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方式。”崔炳元说。

16日晚,在西安音乐厅里,正式揭牌命名的陕西爱乐乐团为西安民众献上了更名后的首场交响音乐会,上半场首先推出四部中国作品:崔炳元的管弦乐序曲《九曲秧歌黄河阵》、张大龙的交响诗《我的母亲》、尚扬的管弦乐序曲《边塞雄关》、赵季平的《第一交响乐》,充分体现陕西爱乐立足本土、推广中国作品的决心。下半场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乐》的悠扬、诙谐、热情的音乐声,展示了陕西爱乐乐团整体演奏水平的提升。从地方特色到民族辉煌,从中国风情到世界经典,这个三管编制的老牌乐团,90多位音乐家用饱满的热情演奏来自中西方不同文化却同样精彩的交响乐作品。近3个小时的演奏,4首安可曲之后,观众仍然在持续鼓掌,久久不肯离场。

当晚音乐会结束时,指挥——著名指挥家、美籍华人张椿和将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棒,按结束时间的时针、分针数字所对应的座位号,随机地赠给了现场的一名普通观众,他希望能借着指挥棒的传递,让这门高雅艺术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从开演前观众在门口充满期待的等待,到结束时满足的离开,

陕西爱乐乐团的专场音乐会不仅是对西安音乐爱好者的答谢,更是一次对于未来的展望,对“爱乐”之名的公开宣言。

积极改革 顺应市场

2009年10月28日,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四大职业交响乐团之一的陕西省乐团和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京剧院、陕西省杂技团、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等8家文艺院团及单位整体转企改制,成为新组建的陕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子公司。

对陕西爱乐乐团来说,改革并非今日才面对的课题。早在2005年,和国内许多知名乐团一样,陕西省乐团已在思考着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高雅音乐的生存与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

2005年7月,陕西省音协副主席、国家一级作曲崔炳元临危受命出任团长。在他的带领下,全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对内调整乐团布局,规范乐团行政管理,及时成立演出中心、创编中心、音乐信息中心及行政办公室、后勤管理中心等部门。对外积极开拓演出市场开展强力组织策划工作,仅2006年一年,乐团就演出50多场,其中商业演出就达22场,收入60万元。在随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陕西省乐团的演出收入也从2006年

的60万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108万元,到2010年一跃增至近200万元,改革让乐团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转企后,乐团合并、撤转为3个部门,部门主任全部需要到演艺集团竞聘上岗,这样的机制改革让中层干部有了生存危机,焕发了积极性。同时精简的机构让整体协调工作更加便利。”崔炳元说。

加大保障力度 缩小差距

然而对于身处西部的陕西爱乐乐团来说,今日所取得的成绩与国内其他兄弟院团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据不完全统计,香港管弦乐团年收入约1亿港元,广州交响乐团年收入3200万元、中国爱乐交响乐团年收入3000万元、中国国家交响乐团3000万元。面对这么大的差距,崔炳元依旧能乐观对待:“不能因为钱少我们就害怕困难,止步不前。关键还是要靠自己。下一步,除了创造更多的商演机会,在乐团立团之本的创作上,还会加大投入力度。”崔炳元说,“我们目前已经开始组建编创团队,邀请国内一流的作曲家,创作、排演一台陕西本土大型原创交响乐《长安》。”

转企后,陕西爱乐乐团总人

数从144人减少到目前的92人,队伍小了,但任务却没有减少。“为了增强对市场的了解,团里新成立了市场中心,专门负责对外联系市场。比如这次的音乐会的筹划和协调,就完全是整个市场部的人员来策划的。现在每个人的工作分工明确,工作的积极性也高了。”陕西爱乐乐团副团长周宏伟说。

对于转企后乐团的发展,崔炳元有喜有忧,作为一个西部的交响乐团,转制既是一次机会,让乐团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解放和发展了演艺生产力。但就国内的交响乐市场来看,西北地区的市场较中东部地区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群众对交响乐的接受程度来说相对较低。除了收入上的差距容易造成人员的流失,目前对于乐团的保障不充足,也十分令人担心。“到现在为止,乐团还没有一个固定的供演出的音乐厅。每次演出都要租场地,费用高不说,西安市内大多数剧场还不具备交响乐演奏的硬件设施。其次,乐团现有的器材最多只能维持两年,两年之后需要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更换才能适应演出的需要。第三,对于不同类型的艺术门类,应该根据艺术规律和生存状态制定不同支持标准,不能完全一视同仁。”

重建古城该刹车

尹卫国

直击

投资2亿元、占地1平方公里的甘肃金昌市骊轩古城复建项目已在如火如荼地开建,规划建设古罗马风格的民居、罗马神庙、古罗马一条街、古罗马广场等,2013年底完工开城。(见5月27日《兰州晨报》)

当地旅游部门称,该项目将打造全国唯一的中西传统文化融合的经典旅游品牌景区。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两年后当游客步入骊轩古城,焉能宛如走进意大利首都罗马?真是一个活脱脱的人造景观。但笔者更为担心的是,复制罗马古城,有无经过人家同意,如果意大利政府告咱们文化侵权,岂不要惹来国际官司?

近几年扎堆复建古城成为时尚,笔者上网搜索一下蹦出近百条类似信息,如江苏金湖将投资30亿元建设尧帝古城,占地面积1050.3亩。如甘肃敦煌拟投资30亿元复建敦煌古城,以汉唐文化、丝路文化为主题,对历史文化格局、建筑文化、宗教艺术、商贸流通、民族交融、生活和娱乐等进行体验式还原和提升。如河北滦县计划投资50亿元复建“滦州古城”,占地2000余亩,再现昔日滦州胜景。如河北大名正大规模复建宋、明古城,2.5亿元已砸向仿古建筑。

一哄而起的古城复建热有必要吗?华夏文明亘古至今五千多年,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所谓古城不计其数,因战火或大自然的摧残,许多古城早就夷为平地、烟消云散,有必要将其一

一恢复,重见天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况且一些要复建的古城只是根据古书记载、民间传说或小说虚构,难以考证,所谓复建理由也是难以成立。

更重要更关键在于,古城复建必须要算两笔账,一是土地账,一个尧帝古城“吃”地千余亩,“滦州古城”占地2000多亩,这将会吞没多少良田?要拆迁多少农户?有多少农民要搬家?土地是中国最宝贵最紧缺的资源,当下拆迁矛盾比较尖锐,这股本钱大手笔建古城、吞噬土地,显然与国情民情背道而驰。

二是经济账。笔者发现,大张旗鼓复建古城的地方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敦煌古城30亿元投资占到甘肃省2009年财政收入的20%,实不明白。但有一点很清楚,不惜血本打造古城势必让当地百姓背上沉重的债务。有的地方说复建古城靠市场化运作,这经粉饰的“市场化”说白了就是违法违规贱卖国家土地换取商人的投资。

古城复建炙热烫手都是为了发展旅游,但请决策者清醒,复建的古城再宏伟、漂亮,充其量是一个人造景观,没有多少文化含量,许多地方人造景观因无游人关门打烊早有前车之鉴,切莫熟视无睹,需要三思而行,不能不防大投入打了水漂。笔者之见,古城复建有无必要,不能由地方自说自话,各行其是,应由国家统一规划,由国家权威部门进行科学论证。建议将古城复建纳入国家文物保护和大旅游战略统筹规划与实施。

少文化含量,许多地方人造景观因无游人关门打烊早有前车之鉴,切莫熟视无睹,需要三思而行,不能不防大投入打了水漂。笔者之见,古城复建有无必要,不能由地方自说自话,各行其是,应由国家统一规划,由国家权威部门进行科学论证。建议将古城复建纳入国家文物保护和大旅游战略统筹规划与实施。

“爱乐传习”纪念辛亥百年音乐巡演启动

本报讯 (记者蔡萌)记者日前获悉,由北京中艺艺术基金会、澳门青年交响乐团协会联合主办,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承办的“爱乐传习之复兴之光·纪念辛亥百年两岸四地青年音乐之旅”将于8月7日至19日在澳门、台北、上海、南京、武汉、北京6地拉开巡演。

这次音乐之旅将主打火热的青春气息,分别来自北京和澳门的两支平均年龄在18至25岁的青年乐团是此次巡演的主角;来自广州交响乐团的“80后”指挥家林大叶将执棒上海、南京及武汉三地演出,而出生于澳门的30岁指挥家廖国敏将执棒北京及澳门两地演出。

此次巡演将经澳门、台北、南京、武汉、北京5站,主办方选择了

邹野改编、黄自作曲的清唱剧《长恨歌》,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以及安东宁·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等作品。而作为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音乐会之一,上海站将演出11首脍炙人口的国际民歌,从俄罗斯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到意大利的《桑塔露琪亚》,从朝鲜的《阿里郎》到中国的《七子之歌》,观众将随着乐团的精彩演绎领略到各地的民间音乐文化。

“爱乐传习”公益音乐教育计划由北京中艺艺术基金会2008年创办以来,举办了各种形式的音乐普及教育活动,包括定期为大学生开设音乐实践课、音乐普及讲座,在校内为学生举办高水准的音乐赏析会及“与音乐大师面对面”的主题讲座等。

“中国狼爸”出书分享教育经

本报讯 (记者鲁娜)近日,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针对暑期市场的教育书籍《所以,北大兄妹》。此书作者萧百伯的儿子萧尧、女儿萧君同时考上北大,借此机会作者想与所有人分享他的家庭生活和他的“萧式教育哲学”。

记者了解到,作者萧百伯原名萧锦华,又名南海三郎,因家教有方,被称为“中国狼爸”。此书中,他把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结合自己的理解,创造出一套别具一格的“萧氏教育理论”,让孩子从小研习国学,以“修身”作为育人的根本。

名语摘录

“我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较多考虑的是‘要让外国人看到我们’,较少考虑国外受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更没有琢磨外国人想看什么,喜欢看什么,能看懂什么。目前各地在国外开展的很多文化活动虽然表面轰轰烈烈,但其实是‘送出去’的,由政府唱主角、政府来买单,有的连观众都是请当地人团体组织的,很难谈得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此外,懂文化、会经营、懂外语、擅策展、熟悉国际文化市场运作规律的外向型、复合型专业人才十分匮乏,离‘走出去’‘走进来’还有一定距离。”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曹恭达对目前有些地方文化对外交流主要是“送出去”的情况如是说。实现文化有效地“走出去”,需要在受众研究、精品创作、文化经营、人才储备、服务优化等多方面下工夫,细琢磨。“走出去”不是喊口号,也不是一种政绩工程,需要主动思考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最能引发共鸣的普世价值,文化传播重要的是思想而非表象。

“对‘全民淘宝’不要盲目鼓励,但也不要打击,不然人家该说了,许你发财不让我发财?于公众来说,收藏是一种乐趣,不应利令智昏。一个碗是改变不了社会的,但文化能提升一个民族的品质,会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破坏文化体系容易,但建设出新的却很难。在我看来,今天人们真正感到亲切和依赖的,还是传统文化,这些残存的体系依然在支撑着我们。现代文化能带来一时快感,比如好莱坞大片,但看完就忘了,你小时候读的两句唐诗,却能记一辈子。”

——近日,收藏家马未都常常在博客上发表社会评论,抒发自己对当下文化的思考。今年自年初开始,拍卖价屡创新高,让许多人带着钱开始涌进收藏市场,打开了一个“全民淘宝”的时代。一个个可以投机的瓷盘瓷碗,发财梦、淘宝梦、捡漏梦、一夜致富梦让传承千年的文明在横流的物欲变得不堪。面对商业化的剝蚀,传统文化是否会有断根的危险?马未都乐观地认为:“物极必反,水到渠成,对传统文化伤害到极致了,便一定会有大师站出来。今天文化缺失是肯定的,因为破坏时间太长,但我相信再有一代人,很多事就会改观。”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条短信说,‘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国内著名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一问一世界》中谈到自己对成功的定义。“要成功”是许多人为之奋斗的梦,但是许多人却对成功没有正确的认识。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好自己可望可即的事就是一种成功。

李 琰 整理点评



6月18日下午,由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和北京迷笛演出公司策划主办的音乐体验主题活动“孩子们的迷笛”在北京朝外SOHO举行。“孩子们的迷笛”是一场儿童音乐项目的展示及体验活动,以儿童和青少年为核心,旨在尊重个体的艺术天性和开发青少年艺术潜能,以健康、趣味的方法引导孩子们的音乐学习和艺术体验,提高青少年的现代音乐表演、创作能力,并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此次体验活动分为演出区、体验区、艺术工坊等几个部分,孩子们在不分时段的不同区域体验各种适合自己参与的项目。图为一名小朋友在乐器体验区敲打架子鼓。本报记者 李 琰 文/摄

国内音乐剧职业人才生路堪忧

伍 斌

国内音乐剧市场正逐步迈进“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改编音乐剧《I Love You》、《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合作音乐剧《绯闻绯闻》,原创音乐剧《马路天使》、《蝶》,以及今夏由亚洲联创推出的《妈妈咪呀!》中文版等作品的问世,使中国观众得以接触并熟悉了印象中独属于西方国家的音乐剧。

音乐剧进入中国市场后,很多人曾预测其前景光明。然而,多数台音乐剧因找不到演员而无疾而终,当国内音乐剧产业发出“急缺职业演员”的呼声时,业界及音乐剧教育界才警醒:中国音乐剧缺少职业演员。

现状: 音乐剧职业演员何处寻

流行歌手张学友在音乐剧

《雪狼湖》中的表现令人难忘,著名话剧演员、即将首演的《妈妈咪呀!》中文版主演田水的表现也令人期待。当流行歌手、影视剧演员担纲音乐剧的重要角色时,让人疑惑:难道国内没有音乐剧职业演员?

自2002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音乐剧系以来,上海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都设立了音乐剧专业。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即将毕业的国内音乐剧专业应届生有300多名,加上此前毕业的历届生,专业音乐剧人才已超千人。有这么多学生,并不意味着音乐剧职业演员来源充足,《妈妈咪呀!》中文版在全国招募演员时就遇到瓶颈。制作者反映,音乐剧专业的不够理想,其他行业的演员有的唱功了得,表演欠缺;有的表演到位,声乐不行。即便是科班毕业的

学生,由于缺乏正规音乐剧的实践经验,还是难以达到音乐剧用人的标准。

标杆: 国外100分,国内60分

谈及音乐剧职业演员的标准,即将上任“唐娜”一角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副总经理田水认为:“演员在音乐方面要有一定的基础,不是简单地会唱歌,而是要对音乐有所理解,掌握如何通过歌声表达感情。此外,还要有体力上的准备,要将音乐、舞蹈、戏剧以及体力综合协调才行。”

7月即将公演的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的演员们,正在接受英国专业团队的高强度排练。从每天10个小时的高强度排练中,可以发现国外音乐

剧团队对职业演员的要求:边唱边跳且重质重量。国外要求演员每次排练做到100分,演出时达到80分便能轻松完成舞台呈现,但国内排练往往只要求60分,演出时发挥到几分就看个人。

困境: 今天不知明天饭碗在哪里

当下,不少艺术院校音乐剧系科班出身的演员毕业后面临“就业难”,很少继续从事音乐剧表演。少数坚持音乐剧表演的学生都成了“漂一族”,在京沪各个剧组间游走。去年毕业于上戏音乐剧系的郭美孜获得了参演《妈妈咪呀!》的机会,她告诉记者,“可能是音乐剧的演出机会没那么多”,她们班目前只有她在坚持音乐剧演出。

“无戏可演”反映了音乐剧学生的就业现状。尽管不断有新的音乐剧推出,但“僧多粥少”还是导致了供求失衡。除一大批专业学生转行,还有一批人转而奔赴国外参加培训表演,在一些国外知名音乐剧机构发展。人才流失让中国音乐剧更难“职业化”。《妈妈咪呀!》剧组演员曹海飞透露,像他这样已有了演出合约的演员也不得不向女友许诺,在200场演出结束后如无续约,还是回南京找份稳定的工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演出机会,使科班出身的中国音乐剧演员在出路问题上十分迷茫。

演员够专业,却不够职业。一些国内音乐剧制作团队的当家人无奈地表示:专业与否,与教学挂钩;职业与否,却与市场挂钩。没有就业机会,何来职业一说?